



明清时期，在地方上普遍实行推崇乡贤制度。所谓“乡贤”，即地方上德行著称的人物。凡被尊为“乡贤”者，都各以德行纯美、风节高尚、文学拔萃、事功彰显等见著，他们居官为民，居乡利民，沾溉家乡，得到官民推崇，成为濡化地方崇德向善、尚义尊礼的榜样。

民国时期，王国宪、钟衍林、唐品三等文化教育界人士，以及捐资助学和回乡创业的华侨，也为海南的和平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，他们也是近代意义上的“乡贤”。

在过去，乡贤是一个地方风气的正能量，即使是在今天，回放历史，他们身上的闪光点依然是当下感化人心的鲜活教材。

当下返乡创业和从事公益的智识阶层，也是新时代的“乡贤”。

海南周刊从本期开始陆续推出“琼州乡贤”专栏，希冀借此激励人心，改良社会风气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。

# 走近海南乡贤

文本刊特约撰稿 蒙乐生



姜唐佐像。



丘濬是海南乡贤中的代表人物。图为位于海口府城金花村的丘濬故居。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

海南不是荒岛，而是一个英贤辈出、弦歌不辍的文明之岛。

秦代太遥远了，汉代置郡，唐才设州，宋开府学，历代乡贤，筚路蓝缕，开启文明。及至明代，海南文化进入鼎盛时期，中进士者有62人，中举人者有594人，因此赢得了“海滨邹鲁”的美誉。

那时海南，乡贤显宦，星斗满天。明正德《琼台志》记载：“广于天下为远藩，仕籍华秩已少，况琼于广又为远郡。成化二年秋，进薛公远为户部尚书、邢公宥为御史、丘公濬为翰林学士，皆在一月，恐虽天下望郡亦稀。”对此，时论称为“海外衣冠盛事”。

## 海南乡贤知多少？

这是海南文化盛事，乡贤传奇故事，也是华夏乡贤文化的传奇故事。

唐宋以降，大量移民迁入海南，岛夷土著与内陆移民相互融合，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互相碰撞，这种大规模的文化交流，大幅度的文教宣扬，使乡土海南人文蔚起。诚如苏东坡所言：“自汉末至五代，中原避乱之人，多家于此，今衣冠礼乐斑斑然矣。”

郡志记载：终宋一代，海南中进士12人，中举者13人。明初，朱元璋升琼州为府，尊儒兴学，文教大开，中进士62人，中举者594人。到了清代，虽然由于政治、经济等历史原因的影响而虽有减少，但本岛中进士和举人仍有21人和178人之多。

进士和举人是乡村精英。这些海南乡贤，有第一个举人、苏东坡的学生姜唐佐；有从布衣到卿相，参与军机政务的丘濬；有明代清官，被誉为“南海青天”的海瑞；有被《明史》称为“岭南人士之冠”的唐胄；有被誉为“上接文庄，下启忠介”的“岭海巨儒”钟芳。

这些通过科举进身的精英，仅是海南乡贤中的一小部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品行高尚的落第举子和德冠桑梓的不第秀才，还有不通文墨但懂道义的走卒贩夫，他们是乡土社会平头百姓称道的

乡村贤能。因为他们，乡村跨越狭隘地界，成了文明礼仪之乡。

虽然海岛远离内陆，但郡县史志记载的乡贤很多。清道光《琼州府志·卷三十三·人物志一》宋、元、明“名贤”条记载：宋代，有姜唐佐等名贤7人；元代，有蔡微等名贤3人；明代，有唐谊方等名贤104人；清代，截至道光年间，也有名贤5人。

那是载于府志的“名贤”，不包括《卷三十五》“人物志三、四、五、六”的“忠义”“孝友”“儒林”“文苑”。既然有州府“名贤”，当然也县级“名贤”。民国《琼山县志·卷四·建置志一》记载：乡贤祠祀历代乡贤姜唐佐、陈孚、蔡微、唐谊方等53人。

姜唐佐，海南琼山人。宋元符二年（1099）寻师求学，苏东坡“甚重其才”，赞其文“文气雄伟磊落，有中州气概”，赠联“沧海何曾断地脉，白袍端合破天荒”予他。姜唐佐不负厚望，夺魁科场，首破天荒。苏公祠陪祀的有两牌位，其中一个就是姜唐佐。

陈孚，海南琼山人。《琼山县志》载：陈孚尝从郡守建阳宋贯之学；得第，乡人慕之，始习进士业，后多甲科，始于陈孚，被祀为琼州府乡贤。

蔡微，宋学士蔡襄后裔。通经史，善文辞，知县李思迪称赞蔡微的文章海南士子未能及，曾纂《琼海方輿志》。

上文首推“首破天荒”的姜唐佐，次点“始启甲科”的陈孚，继提以文章著述赢得盛誉的蔡微，是因为他们率先在乡土海南的历史土壤中生根发芽，开花结果，并反哺这方生他们养他们的土地。正是无数乡土海南先贤的努力，创造了灿烂的宝岛历史文明。

## 文化古村与乡贤文化

乡贤文化是乡土历史的文明标杆，是连接故园、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。千百年来，多少海南乡村精英，他们或求学，或执教，或游宦，或经商，或客居京华，或远走南洋，但不管走到哪里，走得多

远，最后终会叶落归根。故乡培育他们，他们回报自己的家乡。

古代琼州有闻名遐迩的四大文化名村，分别是海口市的攀丹村、金花村、文山村和三亚市的水南村。四大古村诞生了丘濬、海瑞、唐舟、唐胄等诸多乡贤，他们以文化事功为乡民树立榜样，成为道德教化的楷模，成为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，数百年来为人称道。

攀丹唐氏，始祖唐震，宋末迁琼，落籍“番诞”。立村于始，唐氏建“唐子藏书楼”，经书数万卷；立攀丹义学，教弟子习读。明代科考，攀丹唐氏有6名进士，其中有2对父子进士。如此衣冠礼乐，名宦蝉联，不仅在琼岛绝无仅有，就是纵观全国，也不多见。

有明一代，攀丹唐氏，崇文重教，丹桂飘香，冠绝琼州，声名远播。丘濬、王佐、海瑞等名贤，均出于唐氏门下，因此赢得“天下无双唐氏，琼州第一攀丹”的美誉。据统计，唐氏子孙任提学、教谕、训导者就有42人之多。先贤造福桑梓，不愧为教育世家。

攀丹英贤，感人至深。唐震乃南宋名宦，“父子修圣贤之学，兴礼教以化黎民，郡人曾立碑颂之”；唐谊方通经博学，称“榕树公”；唐舟清正廉明，归里“无担石之米”；唐胄官至户部右侍郎，曾用20年时间，修成首部郡志，《明史》称其为“岭南人士之冠”。

作为历史文化名城，古城琼山不知培育了多少乡贤。他们在州府书院勤苦习学，十年寒窗，三更灯火，从那里起步渡过琼州海峡，沿着“学而优由仕”的文化阶梯，在京城圣殿扬眉吐气。古村金花，一里三贤，丘濬、海瑞和许子伟就是诸多海南士子的杰出代表。

丘濬、邢宥与海瑞，同为海南“一鼎三甲”。三人中邢宥出仕最早，但也乡愁最浓。邢宥有诗“老来肌骨怕寒侵，无夜家园不上心”，幸得落叶归根。丘濬却没这么幸运，几番“乞休”不允。闻道邢宥去世，丘濬悲痛欲绝：“故人老死我何堪，眼泪汪汪望海南”。

虽然丘濬贵为卿相，位极人

臣，名满天下。但是这位海南乡贤，“白头倦值文渊阁，清梦频归学士庄”。荣华富贵，难慰乡思；客居京城，他《客中对月》：“万里思归客，伤心对月华。愿凭今夜影，回照故园花”。丘濬愁肠百结，后来逝于北京任所，魂归故里。

海瑞为官，兴利除弊，廉政爱民，矢志不渝，史称“南海青天”。他正气直节，独立敢行，备棺叩阙，上疏“直言天下第一事”，以死进谏，身受牢狱之灾。后来，海瑞逝于南京任上。乡贤许子伟，崇尚海瑞为人，不畏艰难，千里护棺，让乡贤的忠骨埋于故乡。

古村文山，原名“员山”。山村择址，面水背山，前塘后岭，山水清丽，势如鼎圆，因而得名。始祖周渠，宋末进士。立村以来，文山周氏，人才济济，鼎甲蝉联，家世鼎盛。总结村史，后人把文山历史文化概括为“一仙，二夫人，三进士，十五举人，58贡生”。

有这么多英才俊杰，真无愧为文化古村。众多贤达相互交往，在文化交流的同时，也促进了乡村发展。乡贤的榜样力量是巨大的，村中先后立有“进士坊”“折桂坊”等十几座牌坊。这么多“人文建筑”，既是奖掖前贤，也是激励后学，成了乡村发展的宝贵财富。

以上三村，皆在琼北，唯独水南，地处琼南，位于崖城，因在宁远河之南而得名。琼岛人文昌盛，水南村贡献巨大。唐高僧鉴



海瑞故居里的乡贤塑像。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

真曾居水南一年多。唐李德裕，宋赵鼎、卢多逊、胡铨等朝臣名宦因被奸臣陷害流放崖州而居此，元朝著名纺织家黄道婆曾在水南学艺。

唐宋以来，这种特殊的“贬谪文化”，使水南成了名臣、名宦、学士后代的聚居地，成为琼南文化的发祥地。如今，唐代晋国公裴度裔孙裴闻义的宅院仍在，虽已改成海南裴氏宗祠，但它仍在讲述名臣乡贤的人文故事，讲述胡铨题赠“盛德堂”匾额的历史故事。

下转 B03 版►